

〔完整版〕

犹记当年当夜，章我山上，蟠桃会后，
此身付托，君誓白头，而今明月照我，
形影相吊，冰雪依旧。
日出月落，汝去我来，奈何缘深份浅，
如昼夜相隔！

萬卷

万卷出版公司

蛮荒記

树下野狐 著

MANHUANGJI

IV · 天元

IV·天元

蛮荒記

树下野狐 著

MAN HUANG JI

「完整版」

萬卷出版公司

© 树下野狐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蛮荒记. 4, 天元/树下野狐著. —沈阳: 万卷
出版公司, 2009. 1

(树下野狐文集)

ISBN 978-7-80759-579-3

I. 蛮… II. 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4658 号

出版发行: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67mm×234mm

字数: 320 千字

印 张: 18

出版时间: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赵鹤鹏

特约编辑: 马中才 傅复强

装帧设计: 贾 嘉

ISBN 978-7-80759-579-3

定 价: 25.0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442

邮购热线: 024-23284454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mail.lnpgc.com.cn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人物介绍

神帝：

神农氏（尝百草而化羽，死后神帝之位悬空）

金族：

白 帝：白招拒

圣 女：西王母

神：石夷

小 神：陆吾 蓐收 天犬黄姁

仙：神牛勃皇 槐鬼离仑 江疑 英招等

其 他：金族太子少昊 寒荒国主楚美丽叶 拔祀汉 天箭

长老倪岱 长老黑木铜 长老荀思长邪 长留仙子

其他特别人物：古元坎（太古第一奇人，拓拔野前世）

木族：

青 帝：灵威仰

圣 女：姑射仙子

神：句芒 雷神

仙：奢比 折丹 虹虹 等

其他特别人物：羽卓丞（前青帝） 夸父 空桑仙子

水族：

黑 帝：汁光纪

圣 女：乌丝兰玛

亚圣女：雨师妾

神：烛龙 北海真神 天吴 西海老祖

仙：聂耳 九凤 强良 百里春秋 冰夷 西海鹿女 九毒童子

科沙度等

其他特别人物：科汗淮（大荒著名游侠，叛出本族）波母汁玄青（黑帝之妹，叛出本族）

火族：

赤 帝：赤颢怒（力战叛军而死，烈碧光晟自称赤帝，割据南荒）

炎 帝：烈炎

圣 女：赤霞仙子

神：祝融

小 神：刑天

仙：烈碧光晟 吴回 烈烟石 冷萝仙子 因乎 不廷胡余
红袍 龙石等

其他特别人物：赤松子、南阳仙子

土族：

黄 帝：姬少典（遇刺，姬远玄继任）

圣 女：武罗仙子

神：应龙

仙：鼍围 秦逢 涉馱 计蒙 包正仪 王亥 常先

其他特别人物：公孙婴侯 流沙仙子 灵山十巫 风伯 风后

荒外龙族：

龙 神：敖语真

太 子：拓拔野

其他人：六侯爷 哥澜椎 班照 龙棣桎 敖松霖 归鹿山等等

其他特别人物：鲛人国公主真珠 夔牛神兽

汤谷群雄：

蚩尤 辛九姑 柳浪 卜算子 成猴子 盘古 等等

四海各附属国：

南海：结胸国 羽民国 讎头国 厌火国 贯胸国 交胫国 三首国
长臂国（臣服于火族）

东海：大人国 君子国 青丘国 黑齿国 玄股国 毛民国 劳民国
鲛人国 小人国 司幽国 中 容国 女和月母国（臣服于木族）

西海：三身国 一臂国 奇肱国 丈夫国 女儿国 白民国 肃慎国
长股国 淑士国（臣服于金族）

北海：无咎国 一目国 柔利国 深目国 聂耳国 拘纓国 大踵国
平丘国（臣服于水族）

目 录

第一章 青云直上	1
第二章 芳心谁锁	14
第三章 干戈玉帛	27
第四章 西海鲸波	40
第五章 诸天野	54
第六章 女国神巫	67
第七章 万鸟朝凤	79
第八章 天元之悟	92
第九章 情为何物	105
第十章 万夫莫敌	117
第十一章 桂林八树	130
第十二章 南荒苗帝	143
第十三章 壮志凌云	156
第十四章 苍刑干戚	169
第十五章 炎火流沙	181
第十六章 情仇爱恨	194
第十七章 九翼天龙	207
第十八章 蜃楼海誓	219
第十九章 天帝山盟	235

附录一：大荒八卦座谈会	248
附录二：大荒群芳谱之烈烟石	258
附录三：搜神记、蛮荒记全国统一六级考试	267
附录四：搜神记全国统一高等考试试题答案及解析	276

第一章 青云直上

“当!”光浪炸舞，震耳欲聋。

蚩尤只觉双臂剧颤，十指酥麻，苗刀仿佛劈在了铜墙铁壁上，被那反撞巨力所震，气血狂涌，险些便欲翻身倒冲，又惊又怒，想不到毕集周身神力，竟也不能奈这凶鸟何!

大金鹏鸟被林雪宜的碧蛇簪刺中后，凶性大发，又被他骑到颈上斫了这一刀，更是狂怒不可遏，呜哇咆哮，振翅冲舞。

“砰!”其背颈重重地猛撞在上方石壁，他夹在中间，登时眼前一黑，“哇”地鲜血狂喷，周身几欲碎裂，不等喘过气，巨鹏又尖啸着翻身倒冲，朝右方洞壁猛撞而去。

蚩尤收势不住，霍然凌空飞甩，心中大凛，双脚猛然一夹，奋力卡住它的脖颈，双手死死揪住它颈上翎毛，猛一缩头，擦着石壁疾冲而过，饶是如此，左臂上仍被划了一道长口子，鲜血迸流。

炎风凛冽，天旋地转，顷刻之间那怪鸟又贴着洞壁穿梭了几个来回，换了旁人，不是被掀飞抛落，就是被撞成了肉泥。

但他骑乘十日鸟已有五年，对于驭鸟诀窍纯熟在心，口衔苗刀，低头贴伏，任那巨鹏将自己甩得东颠西晃，也绝不撒手，每次都堪堪从鸟背与石壁之间的缝隙闪过，惊险万状。

尖啸声中，鹏鸟急速膨胀，很快又增大了数倍，庞然巨躯几已将洞窟充盈填满，双翼张扬，“轰隆”连震，洞壁顿时被拱得迸裂开来，长缝纵横，碎石飞舞炸射。

二八神人护着林雪宜左冲右突，哇哇大叫，不断朝蚩尤冲来，似乎颇为担忧他的安危，想要上前相助，但洞窟迸裂，火沙、碎石四炸掀卷，气浪惊人，饶是这八大树妖铜头铁臂，亦被撞得“哧哧”激响，踉跄后跌。

空隙越来越小，蚩尤被巨鸟所抵，避无可避，终于接连猛撞在石壁上，

骨骼欲散，剧疼攻心，脑中却只记挂着八郡主的生死，怒火如沸，刀光爆卷，大吼着接连劈斫而下。

“当当”连爆，震得他半身几近酥麻，却始终不能伤其分毫。

大金鹏鸟张口狂啸，震耳欲聋，“轰！”一道赤艳夺目的火光怒喷而出，满洞皆红。几在同时，它周身翎毛炸舞，陡然鼓起一团紫红色的气浪，稍一停顿，如奔云飘浪，四下滚滚炸散！

蚩尤脑中“嗡”地一响，眼前昏黑，气血如爆，下意识地伏身紧紧抱住鸟颈。只听得轰隆连震，仿佛无数个惊雷在耳边无休止地竞相狂奏，将他炸散成了万千碎片；又仿佛海啸突来，惊涛骇浪，一重重汹涌高抛，卷溺着他跌宕飘摇……

明月初升，夜空辽阔，星子疏落地淡淡闪烁着。

牛头山黑漆漆地矗立在天地之间，仿佛一只伏身昂首的巨兽。山的南边，是无边无垠、起伏如海的银色沙漠，狂风卷舞，沙土蒙蒙如烟。

突听“嗷嗷”怪叫，十只火红色的怪鸟怪叫着从牛头山顶冲天飞起。

“轰”的一声巨响，峰顶赤光爆吐，宛如长虹贯空，照得天地皆紫。地动天摇，整个牛头峰隆隆连震，竟像波浪一样急剧晃动起来，崖岩裂缝迸舞，瞬息间龟裂蔓延，猛地朝外一鼓，轰然炸散！

晏紫苏骑鸟冲天，回眸望处，碎石破空乱舞，几座山峰齐齐朝下坍塌陷落，烟尘滚滚，土石奔泻，轰鸣不绝。九黎群雄分骑九鸟，抱着盘古九碑尾随在后，齐声欢呼。

她松了口气，想到适才竟在林雪宜与八斋树妖的眼皮底下，硬生生地抢走了这九块古往今来、人人梦寐以求的神碑，又是得意又是快慰，忍不住格格大笑起来；但想起蚩尤仍在地底，死生未卜，心中又不由一沉。

大金鹏鸟与鲧鱼、混沌并称太古三大凶兽，当今天下能镇伏它的神器惟有盘古九碑。

若不能尽快找出刻写在九碑上的封印诀，一旦鹏鸟解印，别说驾驭它直冲九万里，重返大荒，能否在其凶威之下保全性命，还是个大大的疑问。

当下驱鸟盘旋，用古语大声道：“伏羲使者有令，速速读出碑上咒文，与他共同施法，驾驭大金鹏鸟。”

她虽然已能流利听、说上古语言，但对那扭曲如蛇的古篆却仍是一字不识，只有借助九黎群雄，解析碑文奥秘。

众人此时对她与蚩尤已是心悦诚服，当下纷纷扶正神碑，七嘴八舌地念诵起来。

下方牛头山隆隆连震，山崩石炸，不断地坍塌陷落，又听一阵惊雷叠爆似的轰鸣，群雄低头望去，面色齐变，只见牛头山浓烟滚滚，崩塌陷落的山体突然朝上隆起，宛如万千巨浪喷涌翻腾。

几在同时，方圆数十里的大地突然朝上拱起，“格啦啦”脆响不断，裂缝迸飞，就连南边那无边的沙漠已随之滚滚翻动起来。

晏紫苏心下一紧，大金鹏鸟！大金鹏鸟就要冲出来了！

念头未已，“轰！”“轰！”剧震狂爆，大地陡然迸舞碎裂，无数道火光怒射喷薄，赤舌乱舞，纵横摇曳，从众人周围呼啸卷过！

几个人避之不及，登时被火焰烧着，慌不迭地挥手拍灭。群雄大凛，纷纷驾鸟上冲。

大地如山丘般急剧隆起，四周龟裂蔓延。遥遥俯瞰，仿佛涟漪怒卷，一圈圈地盘旋荡漾；又像是万千火龙破海腾空，喧嚣怒吼。刹那间，百里之内尽是纵横地缝、冲天火焰。

南边那茫茫银沙被火光映照得时而姹紫，时而艳红，滚滚翻腾，不断地朝地下迸裂的缝隙汹汹陷落；但被那喷薄的地火炎风猛一掀卷，又化为无数火山弹似的彤红火沙，呼啸破空，迤邐乱舞，划得夜空缤纷绚丽，光怪陆离。

远处群山之间，隐隐传来惊呼、哭喊声，循声远迢，竟是百余名来不及撤离的牛族百姓，被喷薄的地火困在山谷中，惶急不得出。

加农等牛族群雄面色骤变，哇哇大叫，便想赶往相救，晏紫苏大急，俏脸一寒，叱道：“都给我站住！大鹏即将解印而出，你们若不及早念诵咒语，因小失大，死的可就远不止这一百来人了！”

群雄一凛，正自踌躇，忽听鸟鸣嘈杂，东边夜空中冲来数千只鹰鹭、飞

兽，朝着那惊惶失措的牛族百姓急掠而去。瞧那迎风鼓卷的旗帜，赫然正是鹰、马、虎等族的飞骑。

众人又惊又喜，大声欢呼。接着，四周长呼狂啸此起彼伏，旌旗猎猎，越来越多的飞骑驭空冲来，在各族长老的调度下，有条不紊地穿插俯冲，将遍地哭喊狂奔的百姓一一挟抱冲起。

九黎各族之间从前纠纷不断，战事频仍，但经过了连日来这一系列变故之后，恩仇尽泯，携手同心，眼见牛头山四周狂震喷火，其余八族纷纷尽遣飞骑援救。

眼见各族临危不乱，同舟共济，晏紫苏心中大松，嘴角噙笑，暗想，这数万太古囚民勇悍绝伦，军纪森严，若真能带领他们逃出生天，团结一心，辅佐蚩尤，莫说重夺蜃楼城，就算是逐鹿天下，又有何难？

思忖间，又是一阵轰隆狂震，大地高高隆起，地表迸裂，如深渊纵横。浓烟滚滚，火焰冲天，被拱起的牛头山重又轰然崩塌，顷刻间便被那血盆巨口似的地缝“吞”了个一干二净！

“嘭！”一块长、宽近两百丈的地块突然冲天迸炸，烈火喷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冲掠而下的数十名飞骑轰然横扫了个正着，惨呼叠起，人影纷飞，霎时间便坠没于茫茫火海之中。

晏紫苏大凛，知道大鹏即将破土而出，急忙从加农腰间夺过青牛角，仰头呜呜高吹，用古语指挥各族飞骑。

号角方起，轰鸣迭爆，火焰高窜，那高高隆起的数十里“山丘”被地火推挤，急剧迸裂炸涌，一片又一片的地块破空冲起，炸散迸飞，乱石如流星激舞。群雄阵势大乱，纷纷惊呼着冲散开来。

九黎各族的号角接连破云长吹，将她的命令次第传导，过了片刻，数万飞骑大军渐渐恢复镇定，结成雁阵，盘旋着冲上万丈高空。

月光下，莽苍大地如汪洋奔涌，又如滚水沸腾，万千道赤丽的火光纵横冲天，巨石、沙土、树木，甚至一整片、一整片的地表、山峰高高掀飞，迸炸乱舞……相隔数百丈，仍能感觉到那迫面而来的炽热气浪与汹汹狂风。

群雄呼吸窒堵，心下骇然，从未见过这等惊心动魄的狂乱场面。

他们世世代代受困苍梧之渊，悲郁愤懑之时，常常指天诅咒，恨不能降下狂雷，冲起地火，将这大牢笼般的世界尽数毁灭，但今日咒语成谶，却感觉不到半点惊喜与快慰，恐惧之间，竟夹杂着说不清的悲怆与迷茫。

“轰隆隆！”大地如巨井洞开，红彤彤的气浪如狂飙卷舞，直冲云霄。

鹰族的风翼轩猛吃一惊，失声道：“那是什么？”

只见那姹紫嫣红的地渊裂口之中，突然冲出一个赤红的巨物，彤光吞吐，仿佛平地长出一个百丈高的火焰山……

“呜——哇——”那巨丘似的怪物突然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狂啸，众人脑中嗡地一响，气血乱涌，登即便有百余人失去平衡，惨叫着翻身急坠而下。

晏紫苏花容微变，吹角骑鸟，领着众人继续朝上飞冲。

那地渊急速扩大，那赤红巨物尖啸不绝，高高突起，蓦地睁开两团碧绿的幽光，大如天湖，晃映着漫天缤纷火浪。接着又是一阵轰鸣狂震，地渊两侧大地竞相迸裂。

“轰轰”连爆，两道紫红狂飙冲天怒涌，又仿佛两座绵延十余里的山脉破土崛起，遮天蔽月……

“大金鹏鸟！大金鹏鸟出来了！”

群雄惊呼迭起，这才看清，那赤红的巨物赫然竟是一只巨大得难以想象的鹏鸟！突出的“火焰山”是它的头颈，森寒碧翠的“天湖”是它的双眼，而那两座横空出世的凌云雄岭正是它高高扇起的双翼！

晏紫苏喝道：“不要看它，快快念诵咒语！”

八十一勇士惊魂甫定，凝神诵读碑文。九黎各族听说他们所念的乃是大鹏的封印诀，无不如攥救命稻草，纷纷随之大声复诵，一时间声浪如浪，惊天动地，竟压过了所有轰鸣。

但这九块神碑上所刻的文字庞杂混乱，顺序极为古怪，众人读起来磕磕绊绊，浑然不知其意；晏紫苏虽然聪明绝顶，颠来倒去地猜测，亦难明究底，眼见大鹏继续尖啸破土，丝毫不受制约，心中又惊又急。

大金鹏鸟双翼横扫，紫红炫目的火浪如狂飙惊涛般层叠奔涌，摧枯拉朽，天摇地动，轰鸣震耳，龟裂的大地不断坍塌、迸炸，群山崩倒，沙漠倾

泻。狂啸声中，它双翼朝下齐齐一拍，烟云滚滚炸舞，突然破土挣脱，冲天高高飞起！

众人大骇惊呼，被那如狂风般倒卷的气浪遥遥冲击，呼吸不畅，头发、衣袖猎猎鼓舞，阵形登时重转大乱。

月色凄迷，火光冲天，那大鹏当空张开巨翅，尖啸上冲，翼展横达三十余里，仿佛红云滚滚；身躯长近千丈，遍体翎毛随风起伏，犹如烈焰汹汹。银白的巨喙长近六十丈，张开时，火焰怒喷，映照在两侧的凶睛碧光，尤为狰狞可怖。

晏紫苏心中怦怦狂跳，想不到这凶鸟巨大如斯！除了烛龙的兽身，她生平见过的最大凶兽便是北海玄龟，浮出海面时如同方圆数里的巨岛，但与这大鹏相比，那玄龟竟小得如同她所豢养的情龟了！

更让她震骇的，是这大鹏迎风鼓舞，周身竟似仍在不断膨胀，上冲了不过百丈，竟足足变大了一倍有余。

按此计算，等它冲到众人身边时，双翼必定可舒展百里，一旦其发狂振翅猛击，九黎所有飞骑只怕无一人可以逃生！

十日鸟嗷嗷怪叫，盘旋高飞，碧睛中露出从未有过的恐惧。

晏紫苏亦周身寒彻，斗志大消，直想立即驭鸟逃之夭夭。但秋波转处，突然瞥见那大鹏巨颈上骑着一人，在风中猎猎摇摆，心中陡然一沉，失声道：“蚩尤！”担忧牵挂顿时代替了畏缩怖惧。念头一动，取出乾坤袋，将九碑收纳其中，骑鸟疾冲而下。

旋风扑面，气浪如狂，仿佛万千巨浪兜头劈脑地卷溺拍打，蚩尤双眼眯眨，肌肤鼓动，十指死死地揪住鸟翎，口衔苗刀，身子却已凌空飘起。鸟颈上的火焰被风一刮，越发猛烈，烤得他周身形红，肌肤刺疼，若非有辟火珠护体，他早已被烧成炭灰了。

身在千丈高空，目睹周遭纵横飞舞的巨石被这凶鸟翼风横扫，立即炸碎如齏粉，心中不由大凛，一旦松手甩落半空，纵他有铜头铁臂，被气浪扫及，只怕亦逃不脱这分崩离析的命运。

但想到烈烟石被它吞入肚内已近半炷香的工夫，也不知是生是死，蚩尤

心焦如焚，顾不得生死，更顾不得要驾驭此鸟冲离此地，瞅准机会，蓦地大喝一声，右手抽刀，再度奋力往它颈骨怒劈而下。

“当”的一声，虎口迸裂，苗刀几乎脱手，震得他丹田剧痛如绞，身子在空中猛一飞旋，左手险些松开，只得重又咬住苗刀，双手紧抓鸟翎，低头伏贴。

大鹏每时每刻都在急剧增长，皮毛亦变得越发坚厚，它破壳初出之时，林雪宜尚能用神簪穿其肌体，但等到蚩尤骑其背颈，挥刀劈斩时，它的皮、骨已比玄冰铁还要坚硬了。

到了此刻，它体如巨山，双翼似垂天之云，再想要破其体肤、穿其脊骨，谈何容易！

当是时，下方传来哇哇大叫声，蚩尤低头望去，只见火焰狂舞，土浪冲天，那八个双头树妖正扛着林雪宜凌空飞掠，急追而来，被大鹏双翼气浪排击，摇摇晃晃，好似在空中跌宕沉浮。

林雪宜叫道：“臭小子，还不叫那小妖女将盘古九碑送还与我！普天之下，只有我才知道大鹏的封印神诀，只有我才知道如何操纵九碑，驾驭此鸟……”话音未落，被巨鸟翼风横扫，“哇”地又喷出一口鲜血，剩下的话顿时说不出来。

上方遥遥传来晏紫苏的笑声：“老妖婆，你现在元气大伤，连缚鸡之力也没啦，还敢说这种大话。若想回返大荒，多活几年，就快快将封印诀告诉我。本国主一声令下，合九黎数万人之力，还怕收伏不了这大金鹏鸟么……”

蚩尤听得她的声音，心中一震，抬头大喝道：“别下来！这里太过凶险，你还不快走！”

晏紫苏从极高处骑鸟俯冲而下，衣裳猎猎，笑靥如花，高声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说好了生死与共，不离不弃，你在哪里，我自然就当在哪里。”心意已决，反倒了无惧意。

当下思绪飞转，想着如何趁八斋树妖不备，将“两心知”种入林雪宜心房，探明大鹏鸟的封印口诀。

林雪宜微微一震，喃喃道：“生死与共，不离不弃！”反反复复地念了几遍，脸颊晕红，双耳如烧，心中悲戚、嫉妒、愤怒、凄楚交相翻腾，突然格

格大笑道：“好一个生死与共，不离不弃！可惜呀可惜，这小子为了那冰美人，连命都不想要啦，又哪顾得上与你这小妖女不离不弃……”

“住口！”蚩尤脸上烧烫，喝道，“你污蔑我便也罢了，八郡主是火族亚圣，岂能容你诽谤清誉！”

林雪宜格格笑道：“啧啧，被我说中了心事，恼羞成怒了么？这些日子和那小丫头日夜相对，耳鬓厮磨，又是拥抱又是亲嘴儿的，全都被我瞧在眼里啦。难不成你敢做不敢当，还怕我说了出去么？”

蚩尤虽不记得当日吞服兽丹后狂乱失态之事，但这八九日以来，与烈烟石共处一室，同生共死，不知不觉间亦生出颇为微妙的奇异情愫，加之她三番五次冒死相救，感铭于心，对她的感觉自然有所不同。

此刻被林雪宜这般揭短，面红耳赤，又急又怒，真气登时奔乱岔涌，双手一震，被那大鹏尖啸旋甩，竟险些脱身冲出。

抬头叫道：“妹子，你别听她胡说八道！八郡主方才被大鹏吞到肚里，硬是为了救……”原想说“为了救我”，但心头一凛，生怕她更加误会，便硬生生顿住不言。

晏紫苏对烈烟石原本便十分提防，先前眼见蚩尤为了救她，竟不惜以血肉之躯抵挡延维，已是疑心暗起，此刻见他这般情状，心中更是一阵针扎似的刺痛酸疼，相信了十之八九。

脸上却是不动声色，柳眉一挑，格格笑道：“老巫婆，你想挑拨离间，好趁乱打劫么？呸，我才不上你的当呢。”指尖暗捏蛊针，杀机大作。

林雪宜笑道：“忠言逆耳，信不信由你。你的亲亲好郎君与那冰美人情意绵绵，生死相惜，用来做大鹏鸟的解印人祭最好不过。再不交出盘古九碑，等到大鹏鸟也将你夫君吞入肚里，那就悔之晚矣啦！”

一边故意激怒蚩尤，一边翕动嘴唇，暗暗指示二八神人，立即追上大鹏，将他生擒为人质，迫使晏紫苏以九碑交换。

不想二八神人啾呀大叫，指着那断了一臂的“阿五”连连摇头，说什么也不肯恩将仇报，转而对付蚩尤。

当是时，大金鹏鸟纵声怒啸，如雷贯耳，晏紫苏仿佛被重锤当胸猛击，喉中腥甜狂涌，身子一晃，顿时仰头翻跌而下！

“小心！”蚩尤肝胆尽裂，惊急之下，猛地翻身疾冲，脚尖在大鹏头顶一踏，御风高飞，奋不顾身地朝遥遥下坠的晏紫苏掠去。

巨鸟张喙咆哮，一道直径近四十丈的火浪朝他后心怒喷，蚩尤避无可避，下意识地挥刀扫挡，“轰！”碧绿的刀风气浪如惊涛怒卷，与火柱层叠猛撞。

绚光怒炸，如烟花叠爆，蚩尤鲜血狂喷，纸鸢似的飘摇飞跌，左手却趁势凌空劈扫，气浪滚滚，将晏紫苏推得高高抛飞，太阳鸟怪叫俯冲，双爪恰好抓住她双臂，重新冲天飞起。

大金鹏鸟去势如电，尖啸声中，又接连喷出十余道焚天火浪，蚩尤大凛，知道硬挡不得，踏风冲掠，堪堪擦着火浪闪避翻飞，饶是如此，仍被撞得七荤八素，气血翻腾。

九黎群雄骑鸟俯瞰，震撼无已，想不到以伏羲使者之通天神力，到了这巨鸟面前，竟也只有闪避之功，而无半点招架之力！一时间，心中都闪过一个念头：“今日只怕要丧生此地了！”又是悲沮又是恐惧。

加农心潮汹涌，大喝道：“他奶奶的，死便死了！老子宁可作大鹏的腹中餐，也绝不再当这窝囊罪囚！”猛地一夹太阳鸟的脖颈，挥刀疾冲而下。

群雄被他这般一吼，热血如沸，纷纷叫道：“宁战死，不囚生！”霎时间如云层崩倾，流星密舞，呼啸着骑鸟俯冲，誓与大鹏拼死以战。

大金鹏鸟双翼平张，扶摇直上，尖啸着喷出道道狂飙火浪，直冲起数百丈高。太阳鸟驮着晏紫苏左冲右突，有惊无险地避让开来，倒是冲在最前的数十名九黎战士被炽风一卷，登时烈焰焚身，惨叫着高高坠落。

蚩尤怒火填膺，喝道：“孽畜受死！”

双手并握苗刀，翻身螺旋下冲，“轰轰”连声，那火柱被苗刀气锋接连劈裂，迸炸四涌，周围的空气顿时如潮水般波荡起来。

二八神人哇哇大叫，将那只黄羽赤头的怪鸟解印而出，驮负着林雪宜在下方盘旋，自己则纷纷抄空冲掠，急追大鹏。

“嘭！”

蚩尤一刀怒斩在大鹏喷吐的火浪中央，气旋激爆，趁势翻身急旋，擦着那层叠爆涌的绚光外侧环绕疾冲，闪电似的掠至那巨鸟尖喙上方，双手握刀，奋起神力，一记“风入松”，朝它右眼电劈而下。

鹏鸟大怒，双眼碧光爆射，蚩尤眼前一花，如被雷电当胸劈中，周身如裂，酥痒剧疼，顿时撞飞出十余丈外。

还不等聚气回神，只听晏紫苏惊叫道：“呆子小心！”那巨鸟雷鸣狂啸，红光火浪兜头怒卷，登时又将他打得百骸如散，鲜血狂喷，连续翻了七八个筋斗。

当是时，耳边“哇哇”大叫声此起彼伏，人影交错，狂风凛冽，二八神人穿插冲到，一把将他挟起，翻身飞腾，绕过大鹏的滔滔火浪，冲至它脖颈上方。

林雪宜大喜，叫道：“阿大，阿二，快将这小子提到我这儿来！”见他们摇头不从，又惊又怒，喝道：“你们反了么！连我的话也敢不听！”

但任她如何尖声大骂，八斋神人也不理会，径自将蚩尤牢牢架在鸟颈上，口中咿呀乱叫，双掌翻飞，各自抵住蚩尤一处八极穴道，将雄浑真气汹汹传入。

蚩尤浑身一热，精神大振，想不到这八个树妖竟会转而帮助自己，又惊又喜，当下纵声大笑道：“多谢八位前辈！我们这便一起联手，将这孽畜降伏！”默诵“三天子心法”。

八股真气滔滔流转，苗刀凌空扫舞，光焰怒爆，“轰”的一声，猛然劈入大鹏颈背，鲜血激射，喷了他一头一脸。

上方众人惊喜莫名，欢呼不已。

蚩尤亦陡然一愣，想不到这一刀竟能得手！

他修炼心法不过七日，初筑八极之基，又阴差阳错地汲取了延维等人的真元，却像一个方入宝矿的孩子，满目琳琅，却不知当如何是好，是以起初与鹏鸟激斗之时，始终未能发挥出全部威力。

此时有八斋神人相助，八极贯通，真气犹如骤然增长了八倍，再加上沉潜于体内的近千人真元，威力之强猛，可谓惊天动地，饶是这大鹏坚逾铜铁，一时也抵受不住。

“呜——哇——”巨鸟吃痛狂吼，周身陡然一缩，又蓬然鼓舞，翎毛怒炸，火焰轰然狂爆，蚩尤喉中一甜，顿时被那气浪撞得冲天飞起，苗刀却依旧紧紧卡在它颈骨之间。